

还珠楼主著

蜀山劍俠傳

全集

远方出版社

蜀山劍俠傳全集

第十二集

还珠楼主著

远方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二集 第一章

- 巧语释微嫌寂寂荒山求异宝
玄功消浩劫茫茫孽海静沉沙 (1)

第十二集 第二章

- 举酒庆丰功辽海澄波宁远峤
寻幽参妙法千山明月渡飞仙 (24)

第十二集 第三章

- 谢罪登门女神婴正言规苗祖
隐身探敌小癩姑妙法戏妖徒 (60)

第十二集 第四章

- 奇宝丽霄不尽祥氛消邪火
惊霆裂地无边邪火走仙娃 (84)

第十二集 第五章

- 小住碧云塘历劫丹砂谈霞举
独探红木岭冲霄剑气化龙飞 (114)

第十二集 第六章

- 千里传真一鉴芳塘窥万象
众仙斗法五云毒瘴失仙机 (142)

第十二集 第七章

- 鸣鼓兴戎众仙奋苗人祖

腾光护法七矮欣逢若竹仙	(178)
第十二集 第八章	
布阵遏妖氛霞影千层由地起	
飞身援道侣彩云一片自天来	(199)
第十二集 第九章	
破遁闪灵旗变灭盈虚森气象	
传声谈旧迹循环因果快恩仇	(228)
第十二集 第十章	
绝海剪鲸波万里冰天求大药	
荒原探鳌极千寻雪窖晤真灵	(257)
第十二集 第十一章	
奇景丽春秋灼灼花枝明似焰	
极光涵海岳沉沉丹井酷生寒	(294)

第十二集 第一章

巧语释微嫌寂寂荒山求异宝

玄功消浩劫茫茫孽海静沉沙

说话这次霞儿走的是由山阴到山阳的直径，虽经枯竹老人指示，又由空中飞行，不照下面山径行走，比较要近上好几十倍。但是大荒山为东方天柱的主峰，地域广大，方圆三万余里。‘无终岭’和‘南星原’两地，还是两半相隔最近之处；照直前飞，无须绕越，也有四千餘里之遥。并且，近无终岭一带，山高谷深，尽是螺旋曲径，上有枯竹老人所设天罗，不能冲空飞越。三四百里的途程，往复回环，竟要加出好几倍。须把这一带禁地走完，始能升空直飞。紫纒曲折，歧路尤多。适见图影，稍微记忆不真，略一走岔，入了歧途，便须费上许多心力，还要格外留神，始能寻到正路，真比前面十之八九的途程，要难得多。霞儿看出不是容易，欲速返缓。越过峰前危崖以后，特地将遁光放慢，收了灵符，谨照适见瀑布上面途径，缓缓前飞。瞬息便可飞越的路程，竟飞行半个时辰方始飞完。往前数十里，便到那极高峻的横岭，知道没有走错，大功告成了一半，不由心神为之一振。飞越过岭，山阴这一面虽仍冰雪纵横，暗雾昏茫，但是人已升空，可以自在飞行。前途已似康庄，毫无阻滞，便把遁光加急，电射星流，往前驶去。不消多时，山势越往前越高，渐近两半交界的大荒全山最高之处。越过山脊，就是山阳，离南星原只千餘里了。

霞儿遁光随着山势上升，见沿途光景，越发惨谈，草木生物早

已绝迹。地上不见一点石土，到处都是万千年前凝积的玄冰铁雪，气候奇寒，微风不扬。遁光由寒氛冷雾中急穿而过，发出刺刺尖厉。仰望山谷，雄奇伟大庄严，静荡荡的矗立在空中之中。下视来路，冻雪沉昏，冷雾迷漫，只身后云烟波卷中，露出丈许大小一条缝隙，知是遁光冲过之处。霞儿暗忖：这里寒气融积数千丈，连点微风都无，冰雪万仞，亘古不消，真比西藏大雪山顶还冷得多。休说常人不能攀援，便是寻常修炼多年的人，也禁不住这酷寒奇冷。自来真仙，也未必能有人经此，我仅凭本身法力，竟能从容飞渡，也颇以自豪呢！正寻思间，忽见对面天上隐现微光，有似曙色。晃眼便自飞近山脊之上，离绝顶分界处只得里许。霞儿刚把遁光暂停，待取囊中竹叶书柬观看，猛想起弟子米明娘在神獭岛失陷，只推算出先忧后吉，底细难知。枯竹老人还曾询问有无话说，心急入谷借宝，忘了询问，也不知她倒底有无机缘遇合，应了偈语？来此把宝借去，平日何等心细，怎这次略为贪功心急，便多疏忽？幸与卢姬尚有渊源，妖物受她驱策，不致危害，否则同门三人，只自己刚收一个门人，便保全不住，岂非笑话？可见谋定后动，欲速不达，遇事仍是心急不得。随想，随探手法宝囊内，将那两片竹叶取出，分展开来一看，上有不少字迹。

原来卢姬十年前，破例收一徒弟，近来也是在人间行道。因仗炼有灵丹，只以元神幻化，入世济人。不似老人苦行，直去投身转世，内外功行，同修并重，所以将来成就以及抵御最后末劫，比较俱要差些。但她法宝神奇，又有两种灵丹，所收门人颇好，将来可为之助；仿佛有恃无恐，行事极为任性，更与老人夙仇不解。此次霞儿如独自先见老人，彼必不快；向其借宝，难免推拒。所幸明娘中途失陷，那用法宝擒她的，便是卢姬新收弟子白癩。此女形貌奇丑，性情

古怪，也似为师。入门不久，功力虽差，却有两件厉害法宝。日前恰值神獭岛鱼仁来参谒卢姬，白癡忽然静极思动，欲乘乃师入定神游之便，随鱼仁回岛小住，就便抽空私往中土，报复昔年杀母之仇。鱼仁本和她交好，又知乃师溺爱，向不嗔怪，日后好多相需之处，逆她不得，便同了去。

白癡本是中土人家女儿，年才九岁，母亲受了侧室奸谋谗害，备受夫妻二人虐待自尽。她又生具怪相，不得父爱，乃母一死，益受酷毒，实在受罪不过。半夜里，由后门逃出，乞讨为生，自觉无拘无束，快活非常。夙根本厚，人又机智，心志尤坚。这日正往东行，忽发奇想，打算顺着日色照直前行，逢山过山，遇水渡水，看走到天地尽头之处，是什情景？仗着生来力大身轻，能耐劳苦，每日认准方向奔驰。先还乞讨为生，嗣走完中土，渐入边野无人之境。渐觉山中食粮甚多，野兽果实以及嫩草，俱可充饥，便不再伸手向人。无心中，又吃了两次灵药，不特身轻如燕，竟能凌波飞行。这一来，减去水路艰难。遇到风浪水宽之处，便把身带的一块木板，放向水上；行远气疲，便站在上面歇息。少时重又提气，踏水而渡。水陆奔驰，五六年无日休歇，历程数万里。也不知被她经过多少省地、国都，苗夷部落，最终来到东海，转入大荒的边角上。用前法备了食物，在海面上行走。不料海洋辽阔，连行七日，粮已吃完，仍寻不到可以备办干粮的岛屿与陆地。海行已非一次，这类事常遇到；真个无法，便在海中捞些海藻小鱼，也可充饥。加上自服灵药以后，能耐饥渴，胆子更大，绝粮并不心慌，仍往前行。

白癡绝食已有二日，连海藻小鱼也没处寻，看天色要起大风，进退两难，心正愁思，海上忽起飓风。她那木板比人还大，系在背上可供坐卧。另又带有鱼叉小刀，风浪巨鱼皆所不畏。谁知年分太久，

这次风力忒猛，忽然一山浪打来，将她抛起半空，人虽由浪花中飞起，背上木板连同包裹，却被打了一个粉碎四散。万里海洋如何提气飞渡？只好相度浪头，避开来势，不令打中，随波驶去。也不知流出了多远，与狂风苦斗，又是二日一夜。白癫纵能耐饿，也是不济，已然手足麻木，再也支持不住。匆迫中，猛又一个掀天巨浪打来，那水力何等巨大！总算人还机智，识得水性，一见浪来，知道此时入水，必被水力压成肉饼，四肢碎裂，再如被它当头压下，更无生路。求生情急，咬牙切齿，运足全身之力，双足踏波，箭一般拼命朝前窜去，欲使浪头打向空处。乘二次浪起，人只落到浪头之上，便可相随起伏，暂保残生。那知力已用尽，虽蹿出了险地，仍被扫着了些，当时闭气昏死，幸趁在浪头之上，那地方恰离神獭岛近，一浪打向岛边沙滩，昏死三日。鱼仁正在修炼，还未发现。卢姬却自心动警觉，一算来因，知有大用，亲自赶来救醒，度往大荒为徒。一去十馀年，始得重来。想起母仇，身世冤苦，立即赶往中土复仇。

霞儿师徒到日，她正杀了那妾回来。初生犊儿不知利害，以为师父向例不与人交往，既来岛上，便是敌人，竟用宝网将明娘擒去。不料空中又有敌人现身，太乙神雷连珠般打下，依了她，还想将霞儿一齐擒去。鱼仁看出来人不但法力高强，手中并持有禹鼎，怎敢再动？忙即劝阻。一面避入卢姬所设临危藏伏的山腹中去，外观一色浑成，复有法术掩护，幻人目光极难看出。霞儿又算出卦象颇吉，也未细搜。刚一飞走，鱼仁便认出明娘是已故交，忙和白癫说明，此人为访自己而来。立即放起，互相引见，盘问来意。明娘自是老练机智，只说此行，是为专诚拜谒仙婆，以偿夙愿，恐海上阻滞，烦一老前辈护送至此，先来向鱼道友请问仙婆赐见与否？鱼仁心善，又料定卢姬与她有缘，立即应诺。本意为之先容，未敢作主引去。事

有凑巧，明娘灵慧，说话动人，白癡与她一见投机，仗得师宠，一口应允，并还当日起身。

刚到南星原谷外，正值卢姬神游归来。白癡入内一请，卢姬先听引来外人，颇为愤怒，要将明娘重责逐回。及至暗中查看来人，竟是以前愿见之人。便走往谷外对明娘道：“齐道友是我故人，既派她女来此借我镇山之宝，又不是不知枯竹老怪是我对头，为何先去寻他，使其日后说嘴？如非念你以前拜山时志诚，又曾对你心许，休看将来我有借重齐道友之处，也决不允。你借此宝回去，功劳不小。你一末学后进，我给你这大人情，将来有事相寻，不可延误。”明娘闻言，喜出望外，忙说：“家师奉祖师之命，本欲先来此地，一则无终岭相隔太远，枯竹老人与家师祖素无渊源，万一不允借宝，还须另外设法。时日已迫，又知仙婆与家师祖旧友，必可赐借。弟子又自告奋勇，力说昔年仙婆怜鉴，被弟子体会出来，如来拜见，必蒙俯允。为想双方同时并进；再者归途来此，也能够方便一些，才与弟子分途行事，并非敢于轻慢，还望仙婆鉴谅！”卢姬冷笑道：你休为她掩饰，就照你所说，你已在神癡岛失陷，虽知我不会伤你，时机紧急，舍你不顾，独自前行。那两封书柬均在她的身上，如看得我重，便应趁近先来见我，就是老怪物和我暗斗已数百年，见她先来我这里，他必不喜。我见她因我误事，也必设法补救。她偏过门不入，不是轻我，还有何说？法宝可借，但无如此容易。他既是峨嵋教祖爱女，远涉辽海，途中又连破我的禁制埋伏。适用慧光查看，她又将行迹隐去，防我看出。可见法力必甚高强。照我前例，有人寻我，除非来人至诚感动，还须与我有缘，我自撤禁，令人而外，便须将我谷口内所设迷阵破去，方许到我星南原内。你且候在谷外，等她回来，破法人见。能进南星原，自无话说；不能，宝也必借。只是必须自己突围

而出，或是自等难满，我却不能撤禁放她呢！”

明娘知她性情古怪，从来好胜，说到必做，求说无用。法力又极高强，听此口吻，已然立意为难，比起寻常要胜十倍。师父恐难从容进退，好生愁急。因霞儿飞遁神速得多，米、白二女不如远甚，又在神獼岛上耽延了多半日才起身；到后，又隔了些时，卢姬神游才归，好些耽延。这时，霞儿与枯竹老人相见，两下虽是势均力敌，但吃老人占了先机，早用慧光查出南星原动静，暗代霞儿隐去行藏，所以卢姬查看不出就里，又是一气。她这里情形，却被对方看去。霞儿不知那竹叶另具隐迹之用，见上面大意，略说前事外，并说：卢姬和老人一样，末劫将临。只为天生刚愎之性，宁折不弯，明知妙一真人将来是个福星，因忿霞儿先见老人，犯了小性；又因老人有心气她，预先行法把霞儿行藏掩蔽，看不出身带灵符，到时必以迷阵作难题。可是此姬比老人还要好胜，她那迷阵，从未有人破过，如被破去，必以为生平之耻，另以法力为敌。教霞儿先把法宝要过，令明娘带了先行。破阵入见之时，如见她面上皱纹忽隐，便是忿急，百无顾忌；不可与敌，速用灵符护身，由她头上急冲过去。卢姬身后悬有一个法台，上有她近年防御末劫、做替身的法物，平日人看不见。她见这等情景，当霞儿道法高强，知她底细，不顾因人，必以全力回救。乘此时机，速往东南方遁走，离却南星原，再转入回路。以霞光飞遁之速，骤出不意，必可脱身。万一再被追来，不必回斗，只把太乙神雷往后打去，一面加急飞行，便无事了。

霞儿刚刚看完，青光一闪，竹叶忽然化去。暗忖：卢姬和父亲相识，法力又高，如何可以冒昧？枯竹老人虽是好意，但是双方夙仇，焉知不是利用？好在宝物已允借用，虽是后辈，稍屈何妨？双方原是不知身有破阵灵符，自恃太甚；等阵被人破去，面子难堪，势成骑

虎，欲罢不能，岂不两败？何不将计就计，能使知难而退，免生嫌怨，不更好吗？霞儿主意打定，又往上飞，晃眼越过岭脊，眼前一亮，便入了光明世界。山阳景物，比起山阴，简直大不相同。霞儿顺岭下降，只见远峰凝翠，近岭摇青，到处嘉木成林，碧草如茵，繁花似锦。那些林木多是七八抱以上。时见幽鹿衔芝，灵猿摘果，花开十丈，叶大如船。沿途珍禽奇兽，时有发现，好些俱非《山海经》上所有。端的景物灵奇，令人应接不暇。心急前途，也无心观览，千馀里路，一晃便自飞到。那南星原也在一个山谷以内。谷口外，一片危崖当中，现一圆月形的大洞，高大几及十丈。壁上满是千年老藤，苔鲜肥润，厚达三尺，一片浓绿，更无杂色。遥望内里景物，更较谷外清淑美妙；那迷阵却设在谷内。枯竹老人还有三百六十五峰可以辨认，这里只是琪花如笑，瑶草含烟，看不出一点形迹，天气又是那清明，决不似伏有杀机。白癩刚由谷外走进谷去，只米明娘一人在外守候，遥闻破空之声，夹着一道金光，电驰飞来；恐师父径自入谷，误蹈危机，忙要迎上。

霞儿已早看见，降下地来。明娘方欲先说前事，霞儿早知就里，自然会意。故意说道：“时机已迫，无暇多言，且等见过仙婆，回去再说吧。”随即恭恭敬敬走上前去，面向谷口礼拜道：“弟子齐霞儿，奉家父妙一真人之命，赶来大荒，向仙婆和枯竹老人各借一件法宝。本应先来参谒，因过神獬岛，小徒为岛主擒去，知道仙婆宽洪，岛主不奉命不敢加害。又以时机紧迫，只得先行。为求迅速，欲和小徒分道行事。这一来，剩下弟子一人，分身无计。枯竹老人与家父又仅神交，不知允否？只好变计，专诚拜谒仙婆，并请指示玄机，使弟子到山阴，不致虚行。因沿途所经各岛，颇多梗阻，心想家父属在故交，借宝一用，断无不允。而仙婆道法高深，玄机微妙，无远弗届。小

徒神獼岛失陷，尚可说是仙婆清修千年，事出无意，或者一时念不及此，嗣后当无不知之理。何以每过一关，仍多阻难？心中惊疑。路过南星原以前，默运玄机，虔加估算，才知仙婆神游在外，尚未回山，如若来此守候，虽然日内必归，不致误事，无终岭之行，却恐延误。又推算出山阴无什阻滞，去了回来，正好赶上，只得遥拜仙居而去，未曾登岸。到时，蒙枯竹老人传声接谈，令破三百六十五峰迷阵入内，弟子法力浅薄，本非所及，幸来时，家父深知两地旧例，带有家师祖长眉真人所遗灵符，侥幸通行，将宝物借到，赶急来此拜求。尚望仙婆俯允，暂借吸星神簪一用，俾弟子师徒完成大命，感恩弗浅。”

话刚说完，忽见谷中奇光明灭，烟岚杂沓，雷霆大震。约有半盏茶时，听一声如破锣的老妇口音，说道：“令尊是我故人，你奉命借宝，过门不入，迹近轻侮。本来应稍惩戒，幸我适以慧光查照，得知借宝因由。那驼子也与我有一面之缘，他那好友赤杖仙童，更是我的至交。你又说得这般至诚，不问是否全真，我总神游未在，你恐误事，情有可原。虽不再与你为难，但你自老怪物那里走来，我终不愿见你。你那徒弟倒是与我有缘，人更至诚。我谷中设有迷阵和两种禁制，你如进来，以为所阻，我又不肯为不愿见的人撤去。可命你弟子米明娘入内，作为你师徒分途行事，各完使命便了。霞儿暗笑：你明是见我灵符放藏胸前，神光外映，恐令人谷坠了声威。自家量浅，借我几句话，自行收风。只把法宝借到，交谁不是一样？随口恭答：“弟子愚昧无知，恐误时机，遂致失礼。多蒙仙婆大度包容，谨当遵命。”话刚脱口，忽听厉声喝道：“谁不知我刚愎量小，你却说大度包容，讥嘲我吗？”霞儿忙道：“弟子怎敢放肆？仙婆鉴宥。”又听老妇狞笑一声：“我昔年宁失天仙位业，致令千年以来多生烦恼，便为本性

难移，不肯改却。米明娘可即进来，见我取宝，另外还有别物相赠。谷中迷阵，重要之处适已撤去，一入谷口，可舍明就暗，自有明灯引路，我这迷阵，与老怪物大不相同，中有无穷奥妙，出入皆难。如见奇物美景，不可涉足，只作不见，自可无害。我再命癫女接引好了。”明娘闻言，忙下拜称谢，起身走进。霞儿知不投机，视若妄人，不愿多言，静立在外相候。

约有半个时辰，才见一个头大身扁，巨目翻睛，鼻高颧塌，满头黄发；头与项一般粗细，上身甚短，下身颇长；手长过膝，掌大如箕，腿细脚大；穿着一身黑锦短衣裤，臂腿全裸，露出一身紧绷绷的白肉；东一块红，西一块紫，通体斑斓；似人非人，似怪非怪，奇丑无比的少女，引了明娘，一起说笑走出。明娘进内，一瞥即隐，出时也是一瞥即现。谷中早复原状，以霞儿的道力法眼，竟未看出一点迹象，心中也颇佩服。当下由明娘向双方引见。霞儿实嫌白癫丑恶，略一致谢，问知明娘宝借到手，还得了十五粒九转百炼灵丹。说是仙婆以天痴门下有多人重伤残废，非此不治，全赠妙一真人应用，下馥的，留备未来之需。霞儿喜出望外，忙率明娘拜谢，卢姬也未还言。随向白癫作别起身，白癫似颇依依，霞儿装着心急归程，也未怎理。师徒二人避开谷口，便驾遁光同飞。且喜归途平顺无阻。飞到东海岸停下，互相略谈经过，打开锦囊一看，那巽风珠不特附有用法，并附小柬，说是暂不必还，不久尚有他用，到时老人当自收回。霞儿笑对明娘道：“此行大出意料，枯竹老人真讲情面。卢姬得道多年，怎的这等怪性，喜怒无常？”明娘道：“白癫平日听鱼仁说，二老人一般古怪。师父如先往南星原，老人相待，恐还要厉害呢！二老不知是什深仇，对别人都不如此，只彼此一有沾连，无论那一位全是如此。据弟子见她时，口吻神情也极卖好。她对师父所说，直是故意，不知何

故？”

霞儿也竟难测，一算时机未误，终以早日赶到为是。随又飞起，赶到铜榔岛，果在限定日内。众仙问完前事，对霞儿师徒自是奖许有加。妙一真人对霞儿道：“地底毒火，尚须三日夜始能喷完。众弟子已各有使命，事毕便由此起身，多半不回仙府。我儿已入佛门，不是本门弟子，只是汝师好意，知你孝心，特意舍却数十年功课，回山效力。你比灵云及众弟子法力较高，又有禹鼎至宝，寻常妖邪多非汝敌。此后修积功行，自会见景生情，随缘行事，无须再为叮嘱。汝弟子米明娘虽出旁门，性情根骨俱是上乘。她和卢姬还有一段因果，此次所得灵丹大是重要。适才还剩六粒在此，不久便有大用。我和汝母及各位伯叔尊长回山，便须遵照先师仙谕，同修大法，以完未来仙业；不到三次峨嵋斗剑以前，极少出山。现时群邪寝猖，不特原有一些妖邪，如妖鬼、尸魔，以及华山、五台等遗孽，尚在横行。开府前后，又树下不少强敌，多半元恶穷凶，邪法神妙。轩辕老怪、司空妖道尤为此中巨擘。危机隐伏，尚未发现的尚不在内。而苗山红发老祖、天残地缺门下孽徒，以及幻波池艳尸崔盈、小南极群凶、四十七岛妖人，也均要相继为之恶斗。众弟子等虽然受命自天，终属末学新进，法力不济。只凭缘福深厚，多有奇遇，所用法宝飞剑，不是前古奇珍，便是仙传至宝；又得各位前辈仙人嘉许期爱，百计维护，本人也各能知自爱，修为勤奋，始能勉力应付。以我静中推算，除却三五人屡世修积，天生福厚者外，未来险难尚多。运数所限，只有几人能以己力人定胜天，终须应过。师长同门只能事后补救，无由先为解免。此丹乃卢姬以数百年苦功，共用七百余种灵药，百炼而成。所炼无多，专为他本人应付末劫之用。炼成之后，万分宝贵，这多年来，只赠了一粒与一同道。一半还是借以试验此丹灵效如

何，否则还是未必，此回竟以十五粒相赠，固然是想结交我与天痴道友师徒，别有深心；但她竟不惜耗神，默参未来，为我师徒预防，盛意也极可感。异日如须明娘往助，务要立命起身，并将你那禹鼎带去，不可延误。此丹灵效无比，不特起死回生；无论为多厉害的邪法、飞刀飞剑所伤，只肢体尚在，有此一粒，便可接续还原。与陷空岛万年续断、灵玉膏各有胜场，非同小可。你等众弟子有难时，前往救治之后，便追随乙、凌、白、朱等各位尊长，随时为众弟子策应好了。”

霞儿此次回山，一半帮助本门修积，完父母当年对师祖所发宏愿；一半仍是为了孺慕殷切，意欲借此多承色笑。闻言便说：“女儿既无专任，何妨仍许女儿居住仙府，俾遂女儿孺慕之私？遇到各位世兄弟妹有事，再行出去，不是一样吗？”妙一真人笑道：“女儿已将成道，如何还是这等痴法？我和汝母回山以后，便须虔修大道，轻易不能相见，你便居仙府，也见不着。而众弟子，因是修为日浅，成就太易，注定该有磨折，吉凶全由自召，承受消弭，各凭缘福，事情仍须经历。他们又均奉命各有去处，往往同时遇险，休说你一人，便诸位前辈仙人，也未必全能为之解免。适才命你接应，不过姑尽人事，聊作后援而已。如在仙府居住，以我儿的法力，和仙府新得异宝，众弟子有难，极易查知，先为防范，岂非仍是逆数而行吗？这等行径，于众弟子只暂免目前，得于此者，还失于彼，反而加重；只可随机补救，先为解免，大非所宜。至于你虽无有专司，反到成了多多益善。你此次回山，所为何来？当时均应在外修积，始能符你初愿，如何可以随侍不出呢？”又命善遇明娘，不妨多加传授，霞儿一一敬诺。

妙一真人知道妖尸败逃，更无妖邪敢再犯险。毒火喷完，劫灰便须下降，海中数千里方圆地域，尚有无量生物。欲早日行法，移向

远海，免致临时迁移，不免小有伤害，便请乙、朱、天痴三人相助，以铜榔岛为中心，各向一方，分四面行法移运。天痴上人叹道：“道兄端的顾虑周详，此举真乃亘古以来未有的大功德，即此已完昔年宏愿而有馀了。”妙一真人道：“此乃众志成城，上格天心，方得消弭巨灾浩劫，感召祥和。功德固是不小，全仗天心仁爱众位道友鼎力相助。小弟因人成事，如何敢贪天功，以为己有？”朱由穆笑道：“齐道友也不必太谦，固然众人出力，连我也不无微劳，决不妄自菲薄。但是天机微妙，何人得知？就算长眉师伯预示先机，试问此时同门诸位道友，何人有此毅力胆识，敢以已成仙业，甘冒古今未有奇险；与稍一应付失宜，便堕泥犁，万劫不复之害相拼？道友这多年来，如临如履，日常筹计，百什种因，预为布置，还在其次。出力虽多，首倡者谁？长眉师祖仙示，也只指明时地，略示机宜，一切仍由道兄主持全局，相机应付，我等不过依令奉行。道兄功劳最大，何必谦虚乃尔？”妙一真人还未答言，乙休已接口笑道：“小和尚，你忒认真。虽然出家人不讲世故，到底神仙也应谦和有礼，才好相与。他是主体，邀了你们同来成此盛业，难道请人相助，事成之后，却把别人一概抹煞，连句客气话都没有，只说是他一人之功不成？事实俱在，功之大小，早眷天心，何庸多说！根本痴老儿就不该那么说，你一恭维，他当然不能实受，总须谦让两句，才合情理不是？他如答说：‘不错，此事只我一人之功，非我不可。连你们来都是多馀，不过凑凑热闹，摇旗呐喊，壮点声威。’你就是没有火性的佛门弟子，听了这些话，不动嗔恶二念才怪！自己欠通，还说人家不应谦虚。他不这说，又怎说呢？”朱由穆道：“驼子这张利口贫舌，实实惹人厌，我岂是这种心意吗？”乙休笑道：“你们这些假道学，我最不信服，你语气明说他不应谦虚，却说心意不是。佛家戒打诳语，口是心非，犯戒一也；听我一说，你

便红脸，已动嗔恶之念，佛法禁毁谤人。你却骂我贫舌利口，霎时之间，连犯三四戒，还说什么四大皆空，一尘不染呢！”朱由穆笑道：“驼子专喜颠倒是非，捏造黑白，并还恩将仇报。看你下次遭劫，谁再相援？我自落言诠，已居下乘，似你这等妄人，何值一辩？我不理你了！”乙休笑道：“小和尚，多年不见，仍然一逗便急。我驼子向不说装门面的话，铜榔岛是我生平第二次丢人的事。大约再有一次劫难，我已早想好帮忙的人，不劳费心了。”乙朱二人本是两世患难良友，说笑已惯，妙一真人、天痴也都知道，俱被引得笑了起来。朱由穆转向妙一真人道：“莫为驼子打岔，误了海底生灵，我们一同动手吧！”

四仙随议定方略，各择一面，开始运用仙释两家道法，由本岛起始，将方圆四五千里以内大小生物，一齐移向远海中去。天痴上人本来好胜自负，又以素擅五行禁制，以为此举擅场，必比三人先完，那知大谬不然。四人同向一方，同时动手，仍是妙一真人与朱由穆二人最早毕事，也最完善无遗。天痴上人空自大显神通，运用五行挪移大搬运法，费了许多精神，结局勉强步武神驼乙休。但是禁法稍猛，不能皆顺物之性，一半行法，一半诱引，竟有好些年久通灵的水族受了伤害。经此一来，才知功力仍是不济，棋输一着，处处相形见绌，不是可以勉强。心中好生愧服，把平日骄矜之念，为之一怯。这次行法，因是量多物杂，一意保全，也费了一日夜功夫。一晃三天，火穴中烟势日衰，已成强弩之末。妙一真人见大功即将告成，到了明早日出以前，劫灰便须下降。笑对天痴上人道：“前次小徒易鼎、易震无知冒犯，尚有法宝遗留磁峰之上，不知可能推情掷还吗？”天痴上人忙道：“前日相见，便欲奉还，只为连日追随诸道友行法，移散生灵，未暇及此。适才已命小徒楼沧洲去取了。”妙一真人